

第一篇 太平之世的皇子

唐肃宗李亨降临人间之际的遭遇如此波折与惊险，似乎预示着这位生于太平之世的皇子，将一生都难得安谧与平和。

一 出生

大唐睿宗景云二年（711）。

京师长安（陕西西安），一派祥和。

这年初，北方强蕃突厥族首领默啜可汗遣使请和。三月，唐朝以公主出嫁与之和亲，边境相对获得安宁。与唐相邻的奚、契丹等少数民族虽然也不时在北方滋扰，但尚未引起大的动荡，长安城内根本感觉不到边境的喧乱，河北道通往京畿、关内的烽火台根本没有发出任何警报，因此，长安市井中的百姓仍旧按照各自的习惯安排着每天的生活起居，东、西两市的行商坐贾在日中之时很投入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吆喝声与热烈的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显得热闹非凡。似乎上一年出现的“景云之瑞”^①，仍然带给人们一种自信与满足，好像百姓都相信，一个太平盛世就在眼前。不管怎样，这时的长安城

^① 《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

内，与上一年没有什么异样。

伴着盛夏的来临，在太子东宫之中，情况却有些不同往常。宫中细心的人会发现，太子殿下李隆基眉宇之间隐隐透出几分焦虑，但是多数人无法猜出这位东宫主人的心事。不明真相的宫人只能加倍小心翼翼，唯恐招致什么不测。的确，外人实在无从猜出李隆基心中的隐情。或许，在不少人眼里，此时的李隆基理应春风得意，因为他这一年来，政治上获得了巨大成功。

李隆基，是睿宗皇帝的三子，英俊少年，自幼就令祖母武则天刮目相看。史书上说他“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①自神龙元年（705）中宗复辟、武则天退位还政之后，韦皇后居中专权干政，意欲仿效女皇武则天再居乾极，政治上锋芒毕露，大树亲信，培植私党，最终为攫取最高权力将中宗皇帝毒死，由她临朝摄知国政。韦后大权在握，就想清除对她威胁最大的对手，其中一位是中宗的弟弟、时为相王的唐睿宗李旦，一位是中宗的妹妹太平公主。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幼女，长得体态丰腴、方额广颐，又足智多谋，自幼就深得武则天的宠爱，多年的政治动荡及风云变幻，使她成为一位很成熟的政治人物。在此刻的政局中，太平公主的确不是位可等闲视之的角色。当韦后密谋新的政变的消息被探知后，最先做出反应的就是李隆基。李隆基时为临淄郡王，手下有一批勇士，他立即来同姑姑太平公主商议，决计先下手为强。太平公主果断地同意了他的意见，并派了自己的儿子薛崇暉与李隆基一起行动。结果，李隆基经过布置，与钟

^① 《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

绍京、刘幽求等拉拢万骑营长葛福顺、陈玄礼等秘密潜入宫内，控制羽林军，将韦氏家族及党羽一网打尽。诛杀韦后以后，她所立的傀儡李重茂（殇帝）随即退位，相王李旦被拥立登基。这是唐隆元年（即景云元年，710年）六月间发生的事情。六月二十一日，李隆基由临淄郡王进封平王，七月二十六日，册为皇太子。在册立李隆基为太子的制书中，大大表彰了他的“孝而克忠，义而能勇”和诛灭韦氏之功，指出“一人元良，万邦以定，为副君者，非此而谁？”^②李隆基拥立睿宗之功确实使他成为无可争议的皇位继承人，他的长兄宋王李成器等都无法与他角逐，主动地提出谦让。成器这样表态说：“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苟违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③李隆基皇位继承人的地位确定以来，太平公主的权势也与日俱增。在睿宗登基以后，太子与太平公主成为朝廷上最有政治势力与影响的人物。据国家典制，李隆基位居储君，自然有参与国政的权力。而太平公主凭其政治功绩与资历威望也呼风唤雨，睿宗皇帝与她是同胞兄妹，经常与她讨论国家大政，太平公主入宫奏事，坐语移时，睿宗都不厌其烦。若是太平公主不入朝，遇事则宰相就往其府中请示。每逢宰相奏事需要睿宗决定时，他总是要问一下大臣：“是否与太平公主议论过呢？跟三郎（即太子）商议过吗？”当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发表意见。对于太平公主的要求，他几乎都照例应允，“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余荐士骤历清显者

① 《唐会要》卷1《帝王》。

② 《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

《通鉴》卷209，睿宗景云元年。

不可胜数，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如市。……居处奉养，拟于宫掖，”^① 太平公主这番气势，很快就与太子之间产生了冲突。

本来，太平公主与李隆基联手诛灭韦氏之后，看他年轻，并没有把这位侄子放在眼里。然而，太平公主很快就发现自己低估了太子，不免对其过人的英武有了几丝忌惮。从此，太平公主就把太子李隆基看成了自己政治上的对手，很想利用自己的权势换一位闇弱易制的人取代李隆基。为此，她有意让人制造舆论，说“太子非长，不当立”，一时间引起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唐睿宗为避免事态扩大，还专门下制辟谣，“戒谕中外，以息浮议。”^② 对于姑母的用意，太子李隆基心若明镜，但碍于她权势太大，只得静观，佯装不知，以免发生正面冲突，使问题表面化，会对自己不利。太平公主则恃势不饶人，“时宰相七人，五出主门下”，兼之她丰富的政治经验，深知皇帝的心理，所以多方搜集有关太子活动的情报，然后吹毛求疵，再添油加醋地向皇上汇报，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特别使太子感到不安的，还是自己身边的某些人。他们出于某种投机心理，充当了太平公主的耳目，自己的一举一动都通报于她，有时按太平公主的意思直接向皇上奏报，太子感到危机重重。正是这样一种状况，太子的心情有几分焦虑，正如史书中所说：“时太平公主用事，尤忌东宫。宫中左右持两端，而潜附太平者必阴伺察，事虽纤介，皆闻于上，太子心不自安。”

① 《通鉴》卷 209，睿宗景云元年。

② 《通鉴》卷 210，睿宗景云元年。

③ 《新唐书》卷 83 《太平公主传》。

④ 《旧唐书》卷 52 《后妃·元献皇后杨氏传》。

李隆基在这一关头，多方小心，即使在生活细节上也都谨小慎微，以免给太平公主抓住小辫子。事又凑巧，他的夫人杨氏身怀六甲，更加重了李隆基内心的焦虑。他曾对任东宫侍读的属下张说这样讲：“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胤，恐祸及此妇人，其如之何？”为免于因小失大，他让张说秘密地弄来一些堕胎药带进宫中，打算将这一小生命扼杀于母腹之中。

李隆基的这位杨氏夫人，说起来大有来头。她出身于弘农华阴（今属陕西）杨家，关陇地区名门望族。她的曾祖父杨士达在隋代任门下省纳言（宰相），其父杨知庆以祖荫为官。更值得一提者，武则天的生母杨氏就是杨士达的女儿，只不过是武士彟的原配相里氏去世后才由唐高祖李渊作主出嫁的。若从武则天的母亲杨氏这里算起来，李隆基要比他自己的夫人杨氏低了一辈，这种不同班辈之间的婚姻关系在李唐皇室中并不稀奇，倒是宋代以后的道学家常多加讥笑，像朱熹就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①杨氏与李唐皇室之间的这种亲戚关系，恐怕是她得以充选太子东宫的主要原因。杨氏被选人东宫，事在景云元年（710）八月，李隆基在几天前刚被册立为太子。不久，杨氏就怀了孕，景云二年（711）春夏时节，杨氏的孕身已很明显。本来生儿育女是人之常情，天之大伦。可是由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关系紧张，担心她会借题发挥，大做文章，李隆基还是很谨慎。历史上借口太子耽于女色难当大任而行废立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像隋文帝时太子杨勇因宠爱貌美的昭训云氏，被母亲独孤皇后认为难以隆

① 《旧唐书》卷52《后妃·元献皇后杨氏传》。

②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页引《朱子语类》。

兴基业，结果被废；晋王杨广善于伪装、欺世盗名，表面上只和萧妃一人居住，其他侍女姬妾即使生了孩子也让人弄死，结果博得了不好声色的美名，终得入主东宫。唐太宗时太子李承乾喜好声色，慢游无度，因对一位美姿容、善歌舞的太常乐人特别宠幸，招致太宗皇帝大怒，后来他仍不知收敛也终被废黜^①。这一桩桩、一件件，宛若昨日，李隆基怎能不加倍警觉！

当张说把堕胎药送来后，李隆基就亲自往曲室之中煎煮，搞得很是秘密。煎药之时，李隆基思前想后，他望着眼前的药罐，不由得心潮起伏。独处密室之中，神情古怪，又有几分恍惚。有一阵子，他就像喝过酒一般，处于半醒半醉状态，朦朦胧胧好像梦见一金甲神人飘然而至，用手遮住了药罐，好像要把药倒掉。李隆基一阵惊觉，清醒之后见煮着的药汁仍在冒着热气，不由得轻叹一声。他往炉内添了点火，继续煮药。不一会，他还是一阵恍惚，刚才的情景又一次出现在眼前，如此反复了几次，李隆基心中纳闷，觉得很惊异，索性出来找到张说，将事情给他叙述了一遍，想让张说替他分析一下。张说听罢，断然答道：“天命也，无宜他虑。”^②劝太子留下这个孩子。李隆基也就不再坚持，遂听任这个孩子降临人间。据说，后来杨氏夫人想吃酸东西，李隆基也暗中告知张说，张说也经常借入宫讲经的便利，把木瓜一类的果子带来献与杨氏。

① 《旧唐书》卷 76 《太宗诸子传》。

② 《旧唐书》卷 52 《后妃传下》并参《次柳氏旧闻》。

〔唐〕李德裕《次柳氏旧闻》。

景云二年（711）九月三日乙亥，杨氏在东宫之别殿，顺利产下一位男婴，取名嗣升。他是李隆基的三子。嗣升出生前一年，即景云元年（710）九月，他的两位兄长李嗣直（后改名为李琮）和李嗣谦（后改名为李瑛）就被晋爵为许昌郡王和真定郡王。郡王在唐朝九等封爵之中是仅次于亲王一级的二等爵位，秩从一品，食邑五千户。李嗣升刚刚出生，暂时还没有得此荣封。

李嗣升，就是后来的唐肃宗李亨。李嗣升的名字与他的其他兄弟一样多次更改，李亨则是在李隆基在位时的天宝三载（744）新取的，以后就再也没有改动，因此习惯上把他称为李亨。为了叙事方便，我们也统称为李亨。

李亨出生时，大唐帝国可称为太平之世。只是这位皇子出生之际的波折与惊险，总让人联想到他一生的坎坷。这似乎也预示着他一生的际遇将不会多么安谧与平和。据说他出生那天“祥光焰室”^①。这种说法显然含有事后附会的成份，但祥光普照，却正迎合了一般百姓企盼祥和、太平的心愿。

历经磨练降临人间的李亨，将会幸运地看到大唐帝国繁荣兴盛的到来。

① 《册府元龟》卷2《帝王部·诞生》，《旧唐书》卷10《肃宗纪》亦作“景云二年”，《唐会要》卷1《帝号》为“景云三年九月三日”，按，景云三年，误。

② 《唐六典》卷2《尚书吏部》。

《册府元龟》卷2《帝王部·诞生》。

李亨童年生活，既乏生母鞠养，又经历父亲与太平公主的权力较量，这种家庭生活让他懂得了怎样在刀光剑影之中装出那种虚伪的血脉亲情。

二 家庭纠葛与成长

一个将要成就大事者，似乎注定要经受更多的磨练。李亨出生后，李隆基没有让他与自己的生母杨氏生活在一起。因为杨氏是太子姬妾，而太子妃则是王氏。在等级森严的宫廷中，太子妃（正妻）的地位要比其他姬妾优越地多，不过，此时的太子妃王氏一直没有生养，杨氏自觉班次在王妃之下，也不敢独享为人母的喜悦，就交由王氏亲自抚养^①。李隆基也觉得让王氏亲来领养李亨可以瞒天过海，毕竟从名份上李亨就算做了王氏所生，这样就免得授人以柄，别有用心者也无从逞其计能。若据《新唐书》卷 76 《后妃传上》载：“初，肃宗生。卜云：‘不宜养。’乃命王皇后举之。”则是由于听信了占卜者的话才送给王氏抚养的。看来，不论怎样，李亨来到人世间，没少让他的父亲太子李隆基耗费心思。

太子妃王氏自从把李亨接到自己身边，心中涌起母性的慈祥，对李亨是百倍呵护，极为疼爱，“慈甚所生”，比亲生儿子都要慈爱^②。李亨暂时躲过了一场厄运，但他父亲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间的矛盾冲突却在逐渐升级。

^② 《旧唐书》卷 52 《后妃传下》。

景云二年（711）二月，睿宗制令太子监国，把除授六品以下官及处理徒刑①以下罪行的权力交付于太子。看着太子羽翼渐丰，太平公主加紧了活动步骤，她纠集私党以对付太子。有一次，她甚至坐着辇车到禁中召集宰相，“讽以易置东宫”，众人闻言大惊失色。宋璟提出不同意见：“东宫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议！”②事后，宋璟与姚崇等一些维护皇统正统地位的大臣感到事态严重，不能坐视不顾，就密奏睿宗，请以诸王、驸马不再典掌禁军，请将太平公主派往东都安置。唐睿宗在太平公主一事上不敢有任何过硬的手段，根本不答应宋璟、姚崇等人的建议。相反，倒是对太平公主的一些建议、奏请言听计从。如睿宗复位后，就在废除中宗之际弊政问题作了一些努力，像废黜斜封、别敕授任的官职，但经太平公主等人奏请，唐睿宗又收回成命，令停职的斜封官一律留任叙用。这说明太子与太平公主之间的纠纷已经开始超出了家族内部的范围，已不再是寻常意义上的家庭纠葛了。

太平公主得知宋璟、姚崇的奏议后，大为恼怒，认为必系太子背后指使，遂对太子横加指责。李隆基为了顾全大局，只得以弃卒保车之策，忍痛割爱，主动以宋、姚二人离间其家庭关系为由要求对二人严肃处理。结果，姚崇、宋璟被贬为外州刺史，暂时离开了朝廷。

唐睿宗面对太子与太平公主的纷争，依然采取不偏不倚，摆平两方的平衡政策。他先以传位太子的想法试探群臣，在遭

唐制：刑名有五，曰死、流、徒、杖、笞。

② 《通鉴》卷210，睿宗景云二年。

到抵制后又下制“凡政事皆取太子处分”；对太平公主，则按她的意愿调整了宰相班子，把私侍太平公主的崔湜任命为宰相^①。崔湜虽依附公主有冯子都、董偃之私宠，但他貌美的妻子与两个女儿又都进幸于太子，与太子也不相违，当时有人谤之，取笑他说：“诤庸才于主第，进艳妇于春宫。”^②唐睿宗的这一态度极耐人寻味。总之，唐睿宗既不开罪于太平公主，又同太子保持政治上的联系；双方互为敌手，却对睿宗皇帝都有共同的政治需要，唐睿宗也正是在太平公主与太子的政治较量中保持着他的皇统地位。景云三年（712）正月，睿宗行祀南郊，改元太极。五月祭北郊，行大赦，改元延和。祭祀天地，大赦天下都是显示皇帝至高无上权威的国家礼典，改以“延和”的年号，似乎更能透射出唐睿宗此刻的内心企求。

但要保持太子与太平公主之间的相安无事，似乎是不可能了。这年的七月四日，彗星出西方，经轩辕入太微，至于大角，太平公主借机指使术士向睿宗进言：“据玄象，彗星出现预示除旧布新。帝座及心前星有变，皇太子合作天子，不合更居东宫矣。”^④太平公主本意在于使睿宗感到太子的威胁以便除掉李隆基，哪知道睿宗竟表示要“传德避灾”，态度坚决地要传位太子。太平公主及同党见弄巧成拙，均力谏，认为不

《通鉴》卷 210，睿宗景云二年。

〔唐〕张鷟《朝野僉载》卷 5。

③ 《通鉴》卷 210，玄宗先天元年及《旧唐书》卷 36《天文志下》；《新唐书》卷 32《天文志二》作“延和元年六月”，《唐会要》卷 43《彗李》亦同。

《旧唐书》卷 8《玄宗纪上》。

可行此下策。唐睿宗辩解道：“往日中宗在位之时，群奸用事，天变屡臻。朕时请中宗择贤子立之以应灾异，中宗不悦，朕忧恐数日不食。岂可在彼则能劝之，在己则不能邪！”遂颁制命，令太子即皇帝位。李隆基面对这一态势，上表辞让。为了进一步弄清真像，立即入宫叩见父皇。他跪叩在地上，问道：“臣以微功，不次为嗣，惧不克堪，未审陛下遽以大位传之，何也？”睿宗答道：“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灾，故以授汝，转祸为福，汝何疑邪！”又说：“汝为孝子，何必待枢前然后即位邪！”^①李隆基听罢，心中踏实，仍装出勉强的样子，流涕而出。

太平公主见太子即位已成定局，便以退为攻，“劝上虽传位，犹宜自总大政”。睿宗李旦接受了这一提议，遂表示“朕虽传位，岂忘家国！其军国大事，当兼省之。”^②这样以来，使太平公主不致于完全失去政治依靠，暂时避免了她与李隆基之间做最后的较量。

延和元年（712）八月庚子，李隆基即皇帝之位，他就是历史上的唐玄宗，又称唐明皇^③。睿宗被尊为太上皇帝。唐睿宗以太上皇之尊每五日一度受朝于太极殿，自称曰朕，三品以上高官的任命及重大刑狱的裁决仍由他决定，他处理国政的文书格式称诰、令；唐玄宗李隆基则以新君身份每日受朝于武德殿，自称曰予，太上皇不再过问的军国政务则由他裁定，他用以处理国政的文书格式则称为制、敕。

唐玄宗即位后，改元先天，大赦天下。妃子王氏也被册立

^② 《通鉴》卷 210，玄宗先天元年。

唐玄宗死后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称为明皇。

为皇后。尚在襁褓之中的李亨对宫掖之中发生的一切当然浑然不觉。然而，由于李亨已是皇帝的儿子，他的前程自然也不同常人。先天元年（712）九月，刚满周岁的皇子李亨就被册为陕王，他的两个兄长也在上个月被晋爵为郾王、郢王。

想要寻一份舒适安逸的日子，在这皇宫内院似乎是不可能的。幼小的李亨注定要经受这风云激荡。唐玄宗即位以来，与太平公主的冲突越发激烈起来。

太平公主依然挟太上皇的权威，擅权用事，对已经即位的唐玄宗无法相容。她利用其在朝中经营多年的班底，进行新的政治反扑。史称朝中“文武之臣，太半附之”，宰相窦怀贞、岑义、萧至忠、崔湜以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治今陕西西安）长史、新兴王李晋、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军事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中书舍人李猷、昭文馆学士贾膺福、鸿胪卿唐峻、胡僧慧范等人，频繁出入公主府第，密谋另行废立；他们一度还设想利用宫中的内线，在玄宗服用的赤箭粉（天麻）中投毒，但因需要时间，他们迫不及待，决计发动兵变。他们计划以常元楷、李慈率羽林军突袭武德殿杀死唐玄宗，窦怀贞、萧至忠、岑义等举兵在南牙呼应。形势已是一触即发。

先天二年（713）七月初，侍中魏知古向玄宗告发了太平公主打算在七月四日举兵的消息。对于太平公主的动向，唐玄宗其实早有觉察，也有所防备，只是开始碍于太平公主的势力和睿宗皇帝的支持，不能轻易拿她怎样。李隆基居东宫时对后任太子詹事府司直的亲信王琚有一番表白：“皇上仁孝，同胞

① 《通鉴》卷 210，玄宗开元元年。

唯有太平，若于皇上面前讲什么，恐有伤大雅，不说则忧患转深，身为臣子，计无所出。”就反映出他左右为难的处境。王琬事后劝他说：“天子之孝，异于匹夫，当以安宗庙社稷为事，岂能顾忌小节！”唐玄宗也表示接受^①。此时他身临至尊之位，已有更充足的理由对付太平公主。亲信大臣也纷纷奉劝他早下决心。他唯一担心的是唐睿宗，因为太上皇依然掌握很大权力，若是太上皇态度暧昧，万一被太平公主利用，难免节外生枝，影响大局，所以他希望在手解决太平公主之时不让太上皇插手。大臣崔日用见他有此顾虑，就献计道：“请先定北军，后收逆党，则不惊动上皇矣。”^②显然，崔日用意在首先控制左右羽林军和左右万骑营，以控制宫中局势，既稳住太上皇，又使太平公主无力反扑。唐玄宗闻奏，深表赞同，于是立即召见岐王范、薛王业、兵部尚书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计，并做了布置。

七月三日这天，唐玄宗命王毛仲等人率兵先将羽林将军常元楷、李慈擒杀，又将贾膺福、李猷及萧至忠、岑义等抓获后立斩于朝堂，窦怀贞奔逃无路，自缢而死。禁中局势很快就被玄宗控制，闻知有变的太上皇只能登上承天门楼，号令南衙禁军以备非常，但宫内已无法插手，他派去朝堂招募兵士的人无法入内。郭元振一直在太上皇身边，名为“帅兵侍卫”，实是监控。太上皇见状，只得下诏历数窦怀贞等人之罪。事变发生后，太平公主自知已山穷

参《旧唐书》卷106《王琬传》及《通鉴》卷210，玄宗先天元年。

^② 《通鉴》卷210，玄宗开元元年。

水尽 逃入山寺 三日乃出 被赐死于家。^①

太平公主被除，太上皇也失去了牵制唐玄宗的力量，继续掌握大权已不合时宜，遂很知趣地于次日颁布诰令：“朕将高居无为，自今后军国刑政一事以上，并取皇帝处分。”^②同时迁居百福殿，彻底交出政柄，直到开元四年（716）六月甲子，寿终正寝，享年 55 岁。

唐玄宗亲政之后，面对的是多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人心浮动；武周时期颇有起色的社会经济状况已是元气大伤，加上连续出现了蝗、旱、地震等天灾，都使唐玄宗面临严峻的考验。唐玄宗在先天二年（713）十二月，改元“开元”，标志他要以勃勃英姿开创历史的新纪元。他的信心极大感染了举国上下，姚崇、宋璟等贤良、救时之士尽心维国，革除弊政、刷新吏治，开元时期呈现出令人振奋的新气象。皇子李亨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慢慢成长起来的。父皇与太平公主的斗争在他的幼小心灵中最多留下一个隐隐约约的模糊印象，其中的是非曲直他根本无从去想。皇宫内院的生活环境，应该会使他很早就明白一个道理：即使在脉脉的亲情之间，为了权欲也无法避免刀兵相见，这是生存的需要。政治斗争的一般法则就是铁血无情。同样，在剑拔弩张之下、刀光剑影之中，仍然要维持表面上的血脉亲情。从日后唐肃宗李亨的举止，人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

或者可以这样说，童年时期的见闻对于李亨的成长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他一时还弄不明白其中的真谛，但在他的生活

① 《通鉴》卷 210 玄宗开元元年及《考异》引《玄宗实录》。

② 《旧唐书》卷 7 《睿宗纪》。

旅程上是一笔享用无尽的财富。

唐玄宗宫闱惊变，李亨养母王皇后被废，给目睹此事全过程的少年李亨以巨大震撼。他，从此开始成熟起来。

三 目睹宫闱惊变

开元三年（715）正月丁亥，李亨的次兄李嗣谦（即李瑛）被册立为皇太子。由于尚未成年，据礼制，仅行内册之礼。直到开元八年（720）正月初一，才加元服。李嗣谦是赵丽妃所生，既非嫡出，又非长子，他所以得立为太子，是因为他的母亲得宠。赵丽妃是唐玄宗在景龙年间任潞州（治今山西长治）别驾时得幸，因其出身歌伎，“有才貌、善歌舞”，深得宠爱，玄宗即位后，其父、兄都被升为高官^③。开元年间，玄宗于皇后之下设三妃六仪，以惠妃、丽妃、华妃充三妃之位，佐助皇后，坐而论妇礼，为内官之中地位最高贵者，于宫中事务

① 《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旧唐书》卷107《废太子瑛传》、《新唐书》卷5《玄宗纪》、卷82《太子瑛传》、《唐会要》卷4《诸君》等均同，唯《通鉴》卷211系时于开元二年十二月辛巳，知先立为太子，三年始加册，可参《唐大诏令集》载《立郢王嗣谦为皇太子制》及《册郢王为皇太子文》、《册皇太子赦》。

《旧唐书》卷8《玄宗纪》；同书《废太子瑛传》作“七年正月”，恐误，可参《唐会要》卷26《皇太子加元服》、《唐大诏令集》卷29等所载内容。

③ 《旧唐书》卷107《废太子瑛传》。

无所不统。因赵丽妃受宠而立其所生之子为太子，唐玄宗的这一立储思路为其日后的政局埋下了隐患。

李亨的母亲杨氏没有赵丽妃的才貌，李亨又养于王皇后宫中，当然还不具备次兄的优势，他只是在第二年（开元四年，716年）正月时被拜为安西大都护、安抚河西四镇诸蕃部落大使，他的长兄郾王嗣直被拜为安北大都护、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大使，各设副使，二王所任职事只系遥领，并不出阁就职，从此，唐朝始开诸王遥领节度使之例^②。这一年，李亨不过才6岁。

李亨初明世事，就已显得与众不同，随年龄的增长，更是英姿卓然。史书中说他：“聪明强记，属辞典丽，耳目之所听闻，不复遗忘。”^③超人的记忆力，大大有助于他日后的成长。更难能可贵者，李亨“仁爱英悟，得之天然”^④，过人的天赋并没有使他放纵，也没有锋芒毕露。李亨做皇子的二十多年里，他一直保持着这一禀赋，从不让人感到他有什么威胁。开元初年，玄宗对李亨似乎并没有特别的钟爱。而皇五子鄂王嗣初（即李瑶）、八子光王琚，因为他们的母亲皇甫德仪（六德之一），刘才人都以“容色见顾”而颇为玄宗喜爱；皇九子夏悼王一因生而秀美，又系武惠妃所生，也深得玄宗钟爱，只是不幸于开元五年（717）早夭^⑥。《新唐书·肃宗纪》中说李

① 《唐六典》卷12《内官》。

② 《通鉴》卷211，玄宗开元四年正月条及胡注。

④ 《旧唐书》卷9《肃宗纪》。

⑤ 《旧唐书》卷107《废太子瑛传》。

⑥ 《旧唐书》卷107《夏悼王一传》。

亨“性仁孝、好学”当是实情，若说此时“玄宗尤爱之”，恐怕未必能超出他另外几个弟兄。李亨只是很安静地在宫中读书。按照规定，唐玄宗特意为诸王子选派了师傅，来教导其学业，李亨有幸有贺知章、潘肃、吕向、皇甫彬、邢琬等名士侍读左右，他的文化知识与素养提高很快。

这样，一晃几年过去了。

几年来，大唐帝国渐渐显示出蓬勃发展的生机。唐玄宗的宫掖之中却又涌出一股不和谐的暗流。玄宗虽一向宠爱赵丽妃、皇甫德仪、刘才人等，都对王皇后的中宫地位没有产生威胁，但是随着武惠妃的得宠，往日的相安无事再难维持下去。

武惠妃，是武则天从父兄之子、恒安王武攸止的女儿。其父武攸止死后，因为年幼，“随例入宫”^②，玄宗即位以后，渐承恩宠。武惠妃得宠之后，不仅使皇甫德仪、刘才人等一些昔日得宠的妃子顿失荣光，就连王皇后也颇有危机感。以色列事君，色衰爱弛，是自然规律。唐玄宗英俊倜傥、风流成性，更难免见异思迁，移情别恋。自从喜欢上武惠妃，对她则是百般的爱宠，武惠妃恃宠“阴怀倾夺之志”，想要取王皇后而代之^③。说起来，王皇后也非泛泛之辈。她是唐玄宗任临淄王时聘定的原配夫人，十几年来与丈夫同呼吸、共患难，玄宗几次发动宫廷政变，她都坚定地与丈夫站在一起，“颇预密谋，赞成大业。”^④其父王仁皎与同胞兄长王守一都是李隆基几次政治冒险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自立为皇后，婉淑贤顺，颇使宫

① 《新唐书》卷6《肃宗纪》。

②④ 《旧唐书》卷51《后妃上》。

③ 《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年。